

關於我的想法，我沒甚麼要說的。長年的歲月蹉跎，迫使我常常想離開固定的熟悉環境，以壓制內心不斷滋長的逃避慾望。而令我得到最大樂趣的，莫過於沉溺於歷史或小說人物的悲喜；這並非出自於無知而欣賞他們那種瘋狂的熱情，卻是因為經常冷眼旁觀窺破環境的虛偽與矯情而感到不耐。人家常以我氣質流於枯燥乏味而加以詬病；不夠圓潤說成是我的罪過；而對我的見解流露出懷疑的態度，一向都使我覺得自己的想法不受人歡迎。不過，老實說我也擔心，由於醉心於自以為是的歷史因果與老莊思想，使我的心思也不免感染到一種非常普遍的弊病或是一種習慣，枉然！我想。

登山社舉辦之北德拉曼輕裝行，據資料所述：「〈飛鼠部落〉（平地人稱內鳥嘴山）原住民守密 50 多年，極力保護「神聖之山」北德拉曼山神木群檜木林屬於全台最低海拔的巨型檜木林，存活在〈飛鼠部落〉的後山，這群存活在海拔 1300 多公尺左右原始森林的神木，約有 3 千多年到 4 千年的樹齡，因人跡罕至，沒有人為破壞與污染，生長良好。除四株有編號的神木外，檜木林合計有一、二百棵的檜木。」

出發前氣象報導即預測「全台陰雨」，但依據以往氣象預報不準確經驗，使我對這次好天氣充滿希望。一早鬧鐘在五點響起，窗外滴滴答答雨聲催眠我繼續進入夢鄉，但潛意識對於北德拉曼的期望使我朝著集合地點前進。本來以為可能有許多人缺席。沒想到幾乎全員到期。我想所有登山社隊員對於爬山的熱情可能不輸給現在那些正在競選總統的納幾位候選人。同仁在領隊引導下於 8 時到達登山口，登山口在尖石，在此鞍部往北仰視內鳥嘴山，宛如大鵬仰天長鳴。氣勢磅礴，盡收眼底。



一行人隨即延著蜿蜒的稜線崎嶇而上，綿綿細雨與陣陣寒風使行進猶如逆水行舟，躡手躡腳隨著稜線岩徑行走，緩慢卻不輕鬆。此處枯木斜立煙霧迷濛，卻有電影魔戒森林的景色。



而後鑽入青厥草徑，越過神木，終於登抵稜線高點，原本嚮往在山頂登高望遠，欣賞美景，然而此時天氣欠佳，整座山頂籠罩於雲霧之中，放眼所見一片白茫茫，陰冷潮溼。此時登山，心想未免自討苦吃。然而思慮一轉，雖然此時看不到山頂的壯麗美景，但靜心觀察這種淒風苦雨的山峰景象卻別有一番滋味。

三國演義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云長義釋曹操中「...操回顧止有三百余騎隨後，并無衣甲袍鎧整齊者。操催速行。眾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眾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小時候讀三國演義看到此處時，實在很佩服一代梟雄曹操的氣度。一個人在作戰失利而且後有追兵的情況下，還能夠笑得出來，並且設身處地指出對手的失誤。套句現在人的話：曹操的逆境商數是很高的。

最近看到幾篇文章提到「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的重要。它和智力商數 (IQ) 及情緒商數 (EQ) 不同，指的是對「事件」的「心靈反應」能力；例如，小孩不小心打破玻璃杯，母親 A 大罵小孩的粗心大意，母親 B 卻說「歲歲 (碎碎) 平安」來安撫小孩。我們會說母親 B 的 AQ 較高，因為她採取幽默的正面解讀事件方式，事件不成為關係的阻力反而是助力。

然而 AQ 要告訴我們的是：忽略無法改變與控制的歷史既成事實，找出自我可以掌握的正向元素，透過心靈的正面理解力來化解事件所可能帶來的憤怒、煩惱或沮喪。

或許我們都未曾經歷過歷史中人物們的沈淪悲歡，但正如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說：「未經過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我們是否都曾真實而誠懇地面對生命的悲喜？或許尋找生命值得活下去的源頭活水遠較是否活得更好還要重要。你覺得呢？